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陳眉公集卷之十三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傳

范牧之小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畧以　情乃始許牧之子必溶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顴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

必鮮怒錦衣狐裘舞于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愧肉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帢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嗛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廼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亟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致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章子更燭割炙沒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胷厚往薄來故雜客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抗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閶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烟射爲長虹盍作面洪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鵠言罷太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

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繫鐘伐鼓以絶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喻麋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擿觖捃摭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强息于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後爲諸客所絶若圓石遇板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婦牧之佯諾陰使人賃爲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俄一載而與之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勑家人裝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間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綦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

颺起紫衣裙半褶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爰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傑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絶世劍鋒淬人眼不爲眠乃心銷神枯終不敢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稍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强牛革龍準公一村亭長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向相思死世無眞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能忘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與定盟且誓永焉不諼沉恨幽疑泮然渙澤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年以不汙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蠡首唱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挑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于牧之則諱姓于蠡則諱名垂三千年而合爲范牧之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溶遊生駒俊鶻抑何其似牧之也溶入國門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耻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溶少孤心不能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奚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

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龜淑孺人李母傳 代徐長孺

龜淑孺人生永春縣陳氏石城翁子幼孤性嫺敏禮節及笄歸同邑某李公今叔玄先生之母也舅慵素翁姑吳夫人翁初爲長娶于陳宜焉于孺人爲芝姑翁曰探明月珠者驗爲　往陳氏世有明湘今少子亦委余焉孺人既成婦虔慎周密楚楚有章訓家以儉所籌畫甚具無敢遂胥告君子弗得命弗舉闔以內咸正罔缺翁媼咸喜曰吾有兩賢婦以相兩子吾可以老且　之順以彰善以勤湘湘以布和湘庶和俠氤氳冲融子姓茁出吾後其昌乎尋邑警倭長公陷賊中家人倉皇孺人佐貲略出之常公婦病不勝婦翁媼專倚孺人養孺人日奉甘滑鮮脆惟謹手調羹令叔玄捧造姑支身隱門屏間伺姑下著以爲憶悅否者終日不懌又旦夕令人起居長　婦及長姑之　陳者長姑賢德稱孝謹孺人莊事之迨其卒孺人哭臨不起慵素翁篤行長者異姓姑咸皆育于翁婚嫁之孺人則欣然佐奩裝事無間以此得上下

心孺人初舉子輒不育中年始舉叔玄又　若而年
舉次君　玄蚤慧孺人更　而　每拉叔玄君手循
循曰若父猶儒不竟以禍終今猶怏怏爾克懋明之
稱有子耳九齡即遣從伯氏學卒歲一歸以爲常歸
猶燃脂課誦面目清冷不少假借歲癸未叔玄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將迎孺人于官孺人以太夫人故固
辭曰方爲人婦而毋人乎令爾宜力秉心無虛糜大
官吾食爾多矣孺人恬默不喜言言輒當理飫人心
如此然平生勤力以奉禮外愉穆而神內縮卒年四
十有九孺人之卒也君子撫棺慟于室姑垂向哭于
堂伯氏循墻切切太息外姻聞訃捫涕予離任匍匐
悶絕臧獲人人自致其入人深矣伯氏一崑公明而
有學議曰昔歇之毋有勞積于魯得謚曰　孟湘輝
伉儷相　耳猶未遇親四方則之今孺人之勤勞恪
親矣不可以　請　黽　以旌　湘亦吾先人
慵素府君意也于是　爲黽　哭兼葬　如禮　徐
益孫曰閫內之行若湘若彰若隱若揚以爲不可得
徵也今孺人之美占昌于翁　于伯此豈可以聲

名笑貌爲哉余見孺人孜孜章順譬諸裘葛靡知其
它而叔玄用能身馴毋訓不倍所生記曰衆人之毋
能養而不能教吾不信也夫

李公子傳

李公子者父泌爲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
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
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
點賦上上方午膳輒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
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
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國曾不肯
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
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寔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
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勑
札并賜宮嬪兩人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
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詩嘗刪詩去
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批註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
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
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兩京賦

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不能定情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蔇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嚬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詩名顯者搜括几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春莫曰鷺翮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醉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莫善鑒古器善笙鷺翮善丹青紅草善彈鳥及鼓琴暈兒善嘯綠絲醉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利之日夜飲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無襍聲其地脩竹清泉細簾嘉對月出之時鳥啼弦亂相與牽衣抱袖紅自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每侯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絲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成新簾或偶得一二隹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故美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

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琴曼謳長歌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于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諸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遊于蘇時有新進士四五羣選名妓浮于荷花蕩中進士本錯大骨驟得此足高志揚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授其上空執酒巵瞠視雲霽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士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寔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出又村鄙可笑公子唾曰此馬糞小兒强硬舌本作號嗄耳烏足驚大人聽諸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士也而頃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

妓過船羅列食案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鏤裝綴之奇艷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觴尾鼎無非三代之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作樂曲譜皆内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覩不敢問使諸妓跪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酒冷而詩不成罰我詩成而酒熱者冠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帋矣帋盡無可柰何則裂白絹絹盡則裂帷蓆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絶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誘之以酒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曰汝輩肯從李郎去耶吾有别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瀰秋之際丹楓萬株擁若霞氣又有高臺數楹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

公子悉告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浮沉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綠醉桃高裝駭馬踏入瀰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騁如飛樹叢中聞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乎齊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襍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暈兒清嘯一聲木葉翔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集至候其將歸皆蒲伏道左叩頭太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盻間賞勞多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不憶於陵時乎君所謂陵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纑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魂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鄴侯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久矣言迄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什急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脩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

常往來三泖中云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趼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牋録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用冠姍笑之久乃慴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　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　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計聞　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錫謚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袞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

宜江陵雛視士大夫如韝鷹棧騏繩索寄手中公麟
鳳不可馴擾所在寘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
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
日與海内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
悉謝絶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
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
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俸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
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
晩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趍捷徑無匿權門不通輦

下書不問戸外事知足寡欲即臧獲皆廩廩稟公尺
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賙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
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産
又不喜故爲敝衣惡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
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竦
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内藏當日中抗對不瞬
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　穆廟登極久趣
公不赴趍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
欲　主上一見丰采知　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

嘗奉　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于酧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間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注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旦晚卧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裼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陂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纚纚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元本理學尤邃于易談笑題咏必關于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即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字滚滚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

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第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携子孫出游即老兩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携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趫捷喜淩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塋者萬餘人里中幾於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　肅穆二廟及今　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强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　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

文以希 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謀寘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即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即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眞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嘗手書示余願諦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年宿德似高伯恭而

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玉峯道人傳

錢塘有玉峯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滚滚不去口風日清妍勑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卧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卧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惜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耋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巖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耻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嗛于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扃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

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朞月
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峯臚列上有紫芝碧草
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
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
遂覺呼郎毋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
俄舉子咳而名之即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者也道
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
新寧山中賑饑活十餘萬人埋俘孚骨稱是築三水
南海堤捕煑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

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
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
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
中最嫵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
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峯道人如故
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
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
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
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

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屐老子解及它書甚衆跽進道人道人笑而頷之葢父子相師友云

吳伯實傳

吳繼美字伯實休寧商山人也少儁敏日受書五六百言弱冠游太學與弟仲虛並以氣誼豪江東所交傾知名之士而醇謹善下人人益稱爲長者父母性卞急易爲恚君宛轉得其懽心居恒恂恂絶不以所長見奇比時疾檢水量藥衣不解帶口不嘗鹽酪者跨積寒暑居喪盡哀祭葬衣帽動遵古法閭録家政悉具案檢出人意表老監以下洗手奉約束仲虛每嘆曰昔王濟謂汝南湛云汝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伯氏殆類之矣君逡巡好禮與客談吶吶不出口及剸斷大事雅中甘苦即閭師鄉三老皆愧歎以爲不如性恭儉出見冠劍車騎從大人少年游者輒障面過至施舍市義以緩急告君君掃千金無吝色野有棄兒收飯之逋僕行就溺捐金贖之其他與衣與食與賻者無筭仲虛莊事君君亦柔直相嬾無間言

渡海禮佛築室供僧兄弟必與偕方有喪子之痛忽開仲虛得雄即時轉涕爲笑人以窺君之眞心友愛如此君善飲得嘔血疾七年德聚兄弟获掖不去手卒不起德聚兄弟號慟幾絕至是徵言于名公偉人其客益廣而重君誼者日益重人以爲君孝友之報云陳子曰余觀元嘉之世西陽縣董陽外無異門內無異烟詔榜門曰篤行之閭蠲一門租市盖古者孝友若斯之重也有如吳伯實孝不市名俠不市权千里誦義百里誦德不幸早歿而式閭旌里之典缺焉非孝子德聚請之作者以表其幽潛竟作泰山無字碑矣李延壽云晉宋以來刻身厲行多發畎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此余有感于伯實父子而樂爲之傳也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炘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紊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术同舉于鄉雅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裘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

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　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蹶躄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嘆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姒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加詈罰每病熾昏瞀干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卧起跬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裘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瞷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況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轂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扃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

吏咱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録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槖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笑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甘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悁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勑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

佳士而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頫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合近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編入門單率如窶問婦之即劉家錢淑人也僕御熟視揜口笑怪其疎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

狀按察公也其庚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裹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毋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閨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妻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毋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年餘而余與之遇索笑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毋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毋毋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懽而毋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薦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遂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工書算喜讀史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

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遘內外之喪產漸詘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槖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子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笑曰余之病而從方外游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閒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閒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蜿謝曰嘻婦戢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于當世車騎塡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瞷之客滚滚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十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

門人賢而思之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陳眉公集卷之十三

陳眉公集卷之十四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贊銘雜著

四先生贊 有序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者各繫以贊用存微尚焉

越范少伯

勁吳欻殘越生裴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周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韓張子房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眞英雄

唐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連巒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彌勒佛像贊

此老漢弄詭譎不誦經不禮佛肚皮寬眉眼濶眞快活笑呵呵無休歇假快活假與眞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接引道師贊

此心緣物如猿緣樹四大既離必有附處附之失所
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釋迦牟尼佛贊

釋迦老子來此濁世只因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
莫從字求舟去劒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
實通腎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
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又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道師普賜弘慈悲
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蕩三刼濁兼持戒與定
戒定慧亦空永無染習境化彼一切衆泳游于大乘

又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又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達摩贊

古椎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弄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二月

又

一葦渡江九年向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又

九年坐向壁無失亦無得若問西來踪般若波羅蜜

文昌贊

天壟地啞旣避是非聰明併一專讀詩書

雲長贊

封侯封帝封王允愜人心分蜀分魏分吳雅非公志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氷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翮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也後困于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觀察張受所像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鶩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澹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即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公蓋一代之名臣而三代之遺直也耶

十峯殷先生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柄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八面受敵之才可文可武無四知暮夜[illegible]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煙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罽衣斗笠近而即之如老禪廼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世之賢噫范君庶不愧文正公之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頤置藏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無瑕僧像贊

心亦潔行亦潔掃地焚香夢亦潔這老漢直無瑕僧中僧傑中傑

周草窓像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遥窓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之後世有隱德

又

口中絶臧否胸中絶冷熱向三乘得大自在守一官爲小休歇至于疎財敦義行文而心潔可稱爲人之英人之傑

幼科俞見垣像贊

避世于巢懸壺于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東坡笠屐圖贊 東坡先生居儋耳曾于雨中着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此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予拈出作偈稽首而贊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幾度風波

周叔夜先生像贊

豐于德屈于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炊公

之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耻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印空像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槿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綦同隱南郭

周梅顛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于玉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張雨懷像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掛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噫吾不知其爲誰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銘

木香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槁木而心固可使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龍尾硯銘

鸜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于硯池其尾噓風而御雲吾何以象之甚矣其侶余之文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于不測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揚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鵾鵬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于爨下之烈

飲食起居銘

渴而後飲飢而後食問而後言迫而後出

斷妄想銘

此心未了端爲妄想想既無根況復云妄妄想本空
抵塵超曠聖凡如夢生死亦誑欲求道者莫斷妄想

贈吳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
吉頤乃訟先木雞後鳴鳳利喙鳥不賓麟利犀獸
不臣唯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詰必戰兢
眞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果功
行長子孫惜精神報　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雜著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縋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
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
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
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
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于竹

牕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碁子落聲雨滴堦聲雪洒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刋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客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

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遇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擘書覆瓿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窊阱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予寫前觀罷投筆而歎有老人撫予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予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醫俗禪

予拋制舉後寒熱不入于胸中者十年矣宰物妒之遂以疾瘧見嬉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氷每思趙州

七斤半布袗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聖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予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予故拈舉與大衆共之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客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味性甘凉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腦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腦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眞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百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蜜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服

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效者也右上仲醇徵君先生文凡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具

書畫金湯

玉照堂梅品疏花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余與金華米子華秀州馮鑑之項希憲愛而讀之爲戲倣其意拈奬護書畫四事題于寶顏閣

一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風日清美　餅花　茶笋

橙橘時　山水間　主人不矜莊　拂麗　名香修

竹　考證　天下無事　高僧　雪　與奇石鼎彝

相傍　睡起　病餘　漫展緩收

一惡魔

黃梅天　燈下　酒後　研池汁　硬索巧賺輕借

收藏印多　胡亂題　代枕　傍客催逼　屋漏

水　陰雨燥風　奪視　無揀料銓次　市談攪
油汙手　曬穢地上　惡裝繕　臨摹汚損　蠹魚
强作解　鼠　噴嚏　童僕林立　問價　指甲
痕　剪截摺蹙

一莊嚴

玳瑁瑪瑙琉璃紫磨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窑軸
帶　內庫秘閣　寶籤　五色玉牌記　古錦面
帝王璽　奇綵裹囊　名賢題跋　女校書妝貯
織成褾頭　金縷珠毋石青栴檀匣

一落刼

入村漢手　質錢　獻豪門　剪作練裙襪材　不
肖子　盜　換酒食　水火厄　殉葬

語錄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讀書行文者用功
不若用心　龍頷下有文章虎穴中有功業　豪傑
向簡淡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　少年人要心忙忙
則攝浮氣老年人要心閑閑則樂餘年　慎獨尚涉
虛無慎不獨乃是眞學問也

吾輩當作減塑佛不當作增塑佛擾擾塵勞何嘗擾我只是心蜂攢入塵勞窟中耳　龍不可爲首也若要作龍頭究竟將來必爲蛇尾　獅子獨行不求伴但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男兒人品事業文章翰墨擇向今古人隊中立頭地瞠目雲霄擲身塵壒如獅子壯士相類便是還个堂堂七尺軀也

王弇州與于鱗論文嘗云日新之謂盛德予謂日新在吾舍千里之程舍一步進一步千仞之山舍一步高一步是名日知其所無是名損之又損是名大布施此三教日新之髓也

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常自稱眞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留此一扣

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詩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眞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炊皆判于此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棄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孫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進長蓋花日減竹歲增竹于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臨帖切忌緊逼要從字外觀之如畫家色色相肖止得皮骨耳若從容玩味咀嚼于氣韻生動處求之便得一粒金丹相逼而視此身方在甕中安能運甕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吾竹林也

天下無不虛之山惟虛故高而易傾天下無不實之水惟實故流而不腐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帖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遊第一風光也若罡風罨霧正堪閉門手談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人不得道生死老病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日月如驚龙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延年人事如飛塵可謂勞生矣惟靜臥是小自在朝肉暮魚可謂腥穢矣惟靜臥是小齋戒智爭力戰可謂險惡矣惟靜臥是小三代至于寢夢之中見聞新游覽多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又是小冲舉

垂楊小橋紙牕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三月多雨忽放新晴遠望羣峯積氛頓豁綠樹紫藤黃鸝上下因與韻客撥棹谿田之間就僧借沐雜采藥草溫以清泉脫幘解帶蘇骨而返亦至樂也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寒豆新含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午晴午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於是爾時如從鶴背飛下耳

晉人清談宋人理學以晉人遣俗以宋人提躬合之雙美分之兩傷也

吾欲結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泰岱松西瀟湘竹中具晉高僧支法具八尺沉香板床浴罷朱砂溫泉投床鼾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煙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於于東郭之濱細榆繁槿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校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浣浴腸是眞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先生驢鳴不聞

樹間耳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草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搆一室于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瘿鉢其枝如懸槌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猱宿鶴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著屐客如碧桃漁父往往皆借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眞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墓蒼藤滿林觸轄迴車夫豈在物

雲林性嗜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塊如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清泉白石

陳眉公集卷之十四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